

楼含松 主编

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⑩

黎彤程敬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楼含松 主编

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清代编五



10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本册目录

清代编五

桐阴日省编	吴 騫(5681)
女训约言	侯 名(5697)
正家本论	夏敬秀(5700)
敬义堂家训	纪大奎(5764)
寒夜丛谈	沈赤然(5780)
里堂家训	焦 循(5812)
杜氏述训	杜 燊(5831)
寻常语	刘 沅(5845)
家言	刘 沅(5851)
沈氏家训	沈起潜(5870)
潘文恭公遗训	潘世恩(5967)
正俗十戒	陈寿祺(5976)
大意尊闻	方东树(5980)
家荫堂尺牋	周际华(6029)
牛氏家言	牛作麟(6041)
家诫	梁章钜(6127)
弟子箴言	胡达源(6143)

桐阴日省编

(清)吴騫

《桐阴日省编》二卷，清吴騫撰。

吴騫(1733—1813)，字槎客，一字葵里，号兔床、小桐溪旅人、漫叟，海宁(今属浙江)人。诸生，著名藏书家。著有《愚谷文存》《愚谷文存续编》《桃溪客语》《拜经楼诗话》《拜经楼诗集》《拜经楼文集》《吴兔床日记》等，辑有《拜经楼丛书》。

《桐阴日省编》主要记述家族先辈的嘉言懿训、前节往行，既用以自我反省，又用来教督子孙。吴騫自序称“韩无咎为《桐阴旧话》，都述家世遗闻。予所居适同其名，而只取自省览焉者”，故将此书名名为“桐阴日省编”。

该书未见单行，《愚谷文存》卷十二、十三录有全文。《愚谷文存》常见版本有嘉庆十二年(1807)刻本(《拜经楼丛书》影印收入)、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《吴騫集》点校本。(骆逸桐)

桐阴日省编上

騫不幸生二十九年而遭先君子大故，甫逾年吾母又弃养，痛深创巨，几不欲生。回思嘉言懿训所以教督不肖，俾勿致流为匪僻者何？莫非义方之善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今齿已逾甲，衰疾颠连，恐一旦溘先朝露，使前节往行，不少概见于后，益复无以自解。爰从暇日辑缀为二卷，曰“桐阴日省编”。昔韩无咎为《桐阴旧话》，都述家世遗闻。予所居适同其名，而只取自省览焉者，庶其亮诸。

古人以三世不修谱为非孝，诚至言也。杨园先生云：“凡宗谱十二年一小修，六十年一大修，以甲子年为始。小修小宗之人毕至，大修大宗之人毕集。”洵良规也。

二亲既歿，遇生辰设祭，古人多未言及。陈乾初先生确家犹祭之，所谓礼以义起也。至世俗遇齐年受亲朋庆贺，称为“阴寿”，真无谓矣。

子刘子曰：“上士乐天，中士制命于礼，下士制命于刑，小人制命于欲。”

白沙先生诗曰：“雪消炉焰冰消日，月到天心水到渠。”为人心地光明朗彻，故当尔尔。

吾家先世业儒，自伯祖诚庵公与理学诸公相往还，屏绝异端，故大父玉方公及先考愚斋公并有遗诫：身后勿作佛事，违者以不孝论。愿子孙无违此训。

祖墓之旁毋轻议附葬者。曾大父应鹤公墓在麻泾之东。公宿究青囊之术，此兆为公自择龙穴，皆得意。葬六十馀年，乾隆壬寅之冬，老大房以伯祖连士公合萧孺人葬于祖穴正东，此亦出于事之不得已，后人更勿援此借口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“式相好矣，毋相尤矣。”

吾家老屋东向临水，厅事后有古井在中庭，颇清冽，饮之者多寿，故名曰“菊井”。府君三数岁时，值除夕，尔鸣公以赤仄三枚赐之，曰：“以此押岁。”府君拜而受之。阅数载，公忽问：“往予尔押岁钱犹记否？”对曰：“不敢忘，钱故在也。”公未之信，试命取来，即趋庭中探井阑下出钱呈公，土花绀碧，宛类古布。公问：“何不藏之囊？”对曰：“翁赐不敢妄使，藏他所不若井阑下之安。”公益异之，谓家人曰：“是儿必能成家也。”吾母少年亲操井臼，朝夕汲此，恒苦其旁泥滓。今四旁咸甃以石，无复当日之苦，而妇女多习懒，莫肯躬亲，恐提瓮出汲之风自此而替矣。

寒食墓祭尚矣，孟冬之朔，世亦有祭墓之仪。予家自迁浙以来，新年必至先墓拜省，但以酒果而不设祭，此亦仍故乡之旧也。

妇女上冢，自古有之。窃谓即使知祖先归妥之所，且或芳春令节，借以游眺，可遏其烧香入寺，渐启嬉游之习。此礼要不可废。

昔人云：相马者失之瘦，相士者失之贫。斯言最有理解，无容忽之。

灰格葬法本之《朱文公家礼》，然先儒繁简各有不同，亦因贫富不齐而四方风土各有所宜也。吾家祖、父二世，皆于椁外筑三合土，椁厚三寸，不用底盖，恐筑时震动不宁。椁面盖板四块，老杉木，用横不用直。

下面取平，盖顶留皮，取其坚厚。椁内四周离棺约二三寸，椁外三合土四旁厚二尺，底厚一尺，顶上厚三尺，再以所馀乌樟汁及灰砂并筑于顶上，又可得一二尺，然后覆土成冢。

吾家伊仲茂才翌凤《东斋胜语》云：“海盐张芑堂燕昌示余周雪客《南唐书笺注》，颇称详贍，惜少剪裁。海宁槎客宗兄騫商刻未果也。芑堂多才艺，精鉴别，尝著《金石契》，予有本。槎客藏书充栋，予尝借钞《淳熙三山志》、厉氏《辽史拾遗》诸书。”伊仲故家商山，系予故家厚田，今为玉堂支系，并出唐左台公后。商山为春公派，玉堂为晋公派，皆在明末分迁。伊仲家吴趋，甚贫，而有书癖，凡收藏家珍秘善本，罔不宛转借钞，且手自校勘。乾隆丁未，挈家人为楚游，惟书不能载，留于家，今皆散佚。予与仲鱼各收得数种，丹铅宛然也。生平工诗文，尤善长短句，王琴德少司寇选入《国朝词综》二集。

予家先世有海舶数艘，往来贸易明、越诸岛。府君后念佣人狎波涛出入险阻，脱有不虞，何以存其家？决计去之。梁墩顾叟名均玉，年百二岁，尝怀桃实叩予门，自言壮岁时充海舶长年，因述府君抚恤之厚，盖犹在予生之前也。予有《顾叟送桃》诗见集中。均玉，南巡时，曾拜束帛之赐，给帑建坊。

许季楠先生楹，欲尔先生全可季子也。生有孝行，与先伯祖诚庵公交友最笃。时有两孝子之目。著《罔极录》四卷，中有述寒家先世事者，摘录数条于左：

吴子玉章之葬，适当大雨，启土三尺而有水。予同其二弟勉彝、德求相持痛哭，于法不宜葬。而玉章、勉彝颇信风水，留心此地已三十年，屡卜而屡不愜。曹湖新阡乃勉彝深信不疑、重价以得之者，若舍此别觅，则终无可葬之日。万不得已，四面厚筑土墙，底筑灰土三尺馀，高于平地三尺馀，乃定向，设木椁。椁外筑灰，灰外筑墙，墙外总筑土以厚护之。迄于成冢，予告勉彝、德求，此葬实出勉强，力不能迁，惟有岁岁加培，稍可补救耳。騫按，此墓在莲汇之原，地极洼下。乾隆丁亥，从兄正纯重迁诚庵公暨汪孺人，改葬海盐石屋山。初发旧穴，棺外果有水渍之痕。及读此，方叹先生前见也。

吾友吴子玉章事亲至孝，勇于为义。何先生，骞按，盖谓商隐先生汝霖也。伉俪之丧葬，助予襄事；予母之丧，玉章周旋苦块，情甚笃深。叹予葬法之美，以父丧未葬，求地不图地得，而玉章先母奄逝，母亦随歿，两弟勉彝、德求择地于鹏墩之莲汇。予往执紼时，有豪右肆其婪诈，予为设法以善全之。二弟虚心咨访，凡灰格板筑之法，皆取决于予而后行。予因得毕诚襄事。一时并葬五棺：玉章父母居中，昭；玉章伉俪，穆；祔玉章亡妹，共为一兆。因圻内不甚干燥，四周上下筑灰甚厚。勉彝、德求皆贫士，买田治葬皆出假贷，共费二百金，可谓孝而友矣。墓在跨河桥之西南某山某向。骞按，家谱：莲汇尔期公墓原子山午向，玉章公迁出后，改酉山卯向。勉彝名奇行，德求名奇馥。妹氏名莹，笃孝尤人所难，其歿也玉章哭之恸，遗命合葬焉。骞按，诚庵公妹讳莹，字淑士，性纯孝，嫁海盐朱氏。母汪孺人疾，侍汤药衣不解带，劳瘁以卒，乡党私溢曰孝女淑君。武林杭大宗太史为撰墓碣，述之最详。予尝劝从兄正纯更卜高爽之地，并改葬尔期公及淑君三棺，因循未果，不无遗憾。

查阶六名枢，与予三十年至交。三娶无子，于大旗山举其三配并葬之。时迫岁暮，吾友吴勉彝、范北溟、马仲安各助葬费。勉彝同予守岁山中，以终葬事。骞按，阶六又字左旋，与先伯祖勉彝公总角交契，以女许字公长子有，未婚前卒，女誓不更嫁，来归守志，人未尝见其齿。又六年而歿，夫妇并厝于塘南。雍正二年海水暴溢，二棺漂流不知所在，殊可悲也。

予家祖茔近市，屡被豪强侵轶，所有祭产悉遭占夺，先君子常饮痛焉。予小子祇奉遗命，念事势至此，不得不以死争之。于是鸣之各台，凡守墓僧道、邻保佃人，并取依给世守，推而至于三党亲族师友，则张先生考夫、陈先生潮生、蔡先生来云、吴子玉章、张子秋绍等，蒙各上官出示表扬，饬有司加意保护，严禁侵轶，人心大快。

昔罹先妣之丧，横逆无状，父执长者怜予之最笃者，陈惕非先生、徐坚石先生，每执予手涕泣海，书问垂唁无虚日。而交友中则吴子玉章、范子北溟等垂矜特甚。北溟与玉章偕六仲方泊查子静山，各有述哀诗文卷册以致忧悼。感念陈先生、徐先生、好友玉章

俱作古人，独予之不孝，再罹荼毒，身经万死而残喘未绝，所谓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。呜呼憾哉！

曾伯祖尔期公讳应凰，硕学笃行，尝谓道不远人，以近而期之，故字曰尔期。所著《约心编》，尝原古人造字之意，作《字说》，具有精义。惜原书今不存，略见诚庵公撰《妹淑士传》中。

季桷先生与诚庵公总角交好，恒以古道共励，尝在西湖手书招公并寄诗云：“不晤良朋两月馀，夕阳西望漫踟躇。身心总乏操存力，那克磨砢返厥初。”“百年身事竟何归，极目长途涕独挥。浮世已看同逝水，生涯聊寄北山薇。”“风喧日暖正初冬，问水寻山兴独浓。为订素心好蹊屐，相携清啸两高峰。”“别却西湖又一春，吴山峰顶目堪嗔。仙姿天上长思旧，莫遣尘缘故恼人。”先生为仇家所陷，身后遗诗多散佚，仅见于此。

祖姑淑君平日喜与诸兄论学，虽间有吟咏，以为无关正道，多不肯存稿。歿后诚庵公举其《感怀》句云：“一杯二鼓粥，半盏五更羹。”此淑君侍母疾时也，后竟以劳瘁卒。此亦可以继《蓼莪》之遗响欤。

语曰：“教儿婴孩，教妇初来。”言不可不谨之于始也。陆丽京将遣女，萧然无办，作《新妇谱》四十二条以畀之。陈乾初先生又作《新妇谱补》十二条，查石丈又作《新妇谱补》四条，教女之道几无剩义。世之娶妇者，得明此谱之女，其逾于珠玉锦绣不已多乎？

乡先辈陈震修先生克鬯号云怡，乾初先生孙也。少禀家学，通经术，八岁作《冬夜怀祖》诗，乾初先生欣然属和之。与诚庵公交尤密，尝赠诗云：“玉章性坚忍，断腕疗父疾。父疾不可瘳，腕断不复接。许止不尝药，其事诚有激。原注：玉章尝受业语溪某氏之门，父病危重，蜚至武康山中求其师为治，某不许，勉为拟一方持归，服之疾增剧，玉章忧恨，遂自断其腕。已违毁肤戒，愚孝真难及。众口何嚣嚣，詈骂面发赤。未知果何心，解之曰不必。事亲有常道，毫厘不可忽。子苟同闵曾，其罪何待说。假使未能然，针刺亦怵惕。因思古杰士，焉能事无僻？我能而不为，方可以议其失。后人不谅己，肆口相诋斥。试使当其时，束手无一策。诚哉庸妄人，蚍蜉何足恤。”

吾家南楼在小桐溪之上，先曾大父始从新安徙浙，尝假馆于此。其后诚庵公为读书之地，震修先生《过吴玉章南楼》诗云：“近市何曾识市喧，知君心远地同偏。溪声半夜忽相送，灯影一楼还共眠。节近花朝催暮雨，愁随芳草遍春烟。谁能更作刘琨舞，辜负荒鸡已十年。”诗载《云怡集》。

世大父连士公尝买一婢，年尚髻稚，居久之，察其言动似非小家女，细扣之，盖其父曾为嘉兴批验所大使，卒于官，贫不能归，卖女以佐丧。公惊曰：“吾过矣！”急以为义女，平居饮食衣服，视己女有加，及长，为之择配。时公方苦多女，独嫁此女资奩称备。所适姚氏。公歿，女为之制服，如三年丧，子姓往来不绝。

凡值家忌当素服，竟日不茹荤酒，妇女同之。《塵史》载丁晋公三十六事，云某氏女子嫁时篋中有黻衣一袭，问其故，曰：“若妇在夫家遇私忌，则服之以慰舅姑耳。”盖女子既嫁犹守其私忌，可想见宋时礼教之重。此亦足补《新妇谱》所未备云。

高伯祖定宇公讳万镇，为人倜傥有才略。居休宁小东门之救宁坊，以义勇为乡党所推。明天启中，海宁陈孝威中丞始度地于长平乡，拟设盐仓。时众商未集，中丞雅闻公名，遗书招公，公慨然束装至长平乡，为之经画草创，建厰仓，请移场。大使设署而招徕众商，名西路场，迄今每岁出盐至一二十万引，为两浙诸场之冠，皆公开创之力也。见《海宁州志》。按，今黄湾场土地祠旁有报功祠，土人以祀开创盐场者，而西路独阙此典。

余族敬亭太学名霁，其先居休宁城北，为忠孝坊支。曾大父之贤始徙居小桐溪，曾叔祖之宾仍居休邑。歿于顺治乙酉，无子，配叶孺人有志节。是年秋，大兵临城，家人邀避不听，置毒不托中，城破，遂死之，年二十六。国朝旌其闾。事具赵吉士《徽州府志》及廖腾奎《休宁县志》。顺治己丑，邑令翁人龙题“冰操玉洁”额揭于祠堂。乾隆甲午春，予省墓归休宁，特过忠孝坊支祠，见翁令题额犹存，惟叶孺人木主倾跂一龛侧。予为之恻然，亟蠲拂尘垢，手奉之龛中，并嘱主者时为护视，无更使失所而未免若敖氏之痛。盖孺人既无后，近属亦皆他徙故也。还海宁，即与公支裔玉树谋之，立其弟玉琛为之宾后，并为作《追立后议》。

人生年周花甲有数子者，自当将家事分定，立簿存照，以免日后争端。其分派最宜平允。每见世俗设为长孙多一股之说，此尤不通之论。《诗》曰：“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”盖鸣鸠之饲其雏，朝自上而下，暮自下而上，均平各一，故诗人取之。若曰：“此长雏也，多饲一次。”岂得谓之均一哉？

仲兄石斋先生文笔清丽，尤擅吟咏。少日同伯兄读书西湖，时与西泠诸子唱和尤密，惜多不自收拾。歿时年二十有九，余检其遗诗，仅得十数首，录为一卷，曰“石斋遗稿”。近见重修《杭州府志》，于《艺文》中载“《石斋遗稿》一卷，钱塘庠生吴嵘著”，误，当改“海宁吴某著，钱塘庠生”。

姑苏周子佩先生于忠介公所居书室，椅桌几榻之类，子佩终身无所移易，读书则侍于书案之端，未尝敢正坐。客尝过之，率意卧榻上，子佩拱立曰：“先人所卧也。”客瞿然起避。见杨园《见闻录》。

顾亭林《菰中随笔》云：“人之平日，目忽见非常之物者，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。人之病日，目忽见非常之物者，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。苟吾心能于无中示有，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，但不信之自然不神。”

世俗极可笑者二端：一曰称人寄父母，此即古义父之类也。一曰异姓结为兄弟，谓之换帖。斯二者，愚斋公并戒绝之。

纸钱起于唐王玙，盖明皇惑于玙“鬼神事繁，无许钱埋”之说，作纸钱易之。唐礼书载范传正言，惟颜鲁公、张司业家不用纸钱。

朱子跋向伯元遗诫，云自佛教入中国，治丧者一用其法。在唐惟姚文献，本朝则司马公、程、张诸君子，近世张忠献始斥不用。向伯元少受学于胡文定公，及启手足，亲书戒子孙勿为世俗所谓道场者。

潞川吴仲木先生蕃昌，磊斋先生子也，少从学于戴山刘子之门。为人笃孝有至行，尝著《闾职三仪》以训闺门。三仪者，盖日仪、月仪、岁仪也。言皆有裨于内则。

岁仪有云，岁有禁约之礼，一日不守先人之戒，非礼也，一日不体先人之志，非礼也。若无禁约之严，礼教何自而起？主人主妇必先自禁非礼。今姑言其粗者。主人不得湛酒渔色，贪财使气，不得交一淫邪佞

谀、博弈好游之友，不得接见一巫覡术数、奸妄诱惑之人，不得买一无益玩好之物及邪僻淫褻之书，不得助一异端祠宇土木形象之费，不得设一优伎男女、丝管俗乐之席。主妇不得容一尼僧道姑入门相见。及卖绢穿花、施药算命、唱盲词、做中保、闹杂走动，妇女皆当痛绝。其害不可胜言，更有不忍言者。不得与一看花看灯之会、烧香入庙之事。虽有尊长严命，断不可从。不得妄祀徼福、祭一野鬼邪神，及布施分文升合乞食僧道，并拜斗诵经、斋佛求子等事。若有疾病大故，止可焚香，祷之于天及祠堂、先人而已，世俗即以鄙吝讥之，然亦何伤？家贫故当节俭，况我至亲宗党所当竭力周急者甚多，此而不勉，乃以赠漠不相关之匪人、妖淫邪佞之异类，愚妄无知，莫此为甚。

人子之于亲，惟恐其名氏之久而不彰也，故幽有志铭，显有碑碣，又往往见古墓中圻砖俱有姓氏，虽至千百年犹可以识其人之墓也。近日吾友张芑堂燕昌、吾以方进葬亲砖上皆有姓氏，其法亦可师，但用砖椁不若三合土之善耳。

自来论谱系者咸推欧苏，体诚善矣。大要世系法欧，世传法苏，二家自不容偏废。

徐度《却扫编》云：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，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，以分至不设椅桌，惟用平面席褥，不焚纸币，以子弟执事，不轻以婢仆，先事致齐之类，为近古。又，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，酌而用之，名曰“韩氏参用”。古今家祭式其法，与杜氏大略相似，而参以时宜，如分至之外，元日、端午、重九、七月十五之祭，皆不废，以为虽出于世俗，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。其说多近人情，最为可法。考按，杜、韩二家之祭，杜氏只四时，固似太简；韩氏四时外复设四祭，然秋有两祭而不及孟冬之朔。窃谓或改重九一祭于孟冬朔日尤合。

昔人最重复姓。何商隐先生与友人书，自署“复九世姓何某顿首”。

少日见吾母与诸母、诸姑居家仪，每遇朔望或庆贺各事，必加笄于首，至于祭祀尤谨。尔来妇女惟婚时加笄一用，平日此饰竟置之若弁髦矣。

忌日必谨，前已论之。顷读李川父《嵩渚集》，有《忌日问答》，录之

如左：李子当考妣忌日必杜门谢客，不亲书史，素蔬竟日。客有造谒于门者，阖人辞焉。他日客愠，见曰：“先生何简客也？”答以忌日。曰：“忌日不见客，何也？”李子再拜，谢曰：“某有罪，某有罪。”已而仰天叹曰：“古礼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。《檀弓》曰：‘忌日不乐。’《祭仪》曰：‘君子有终身之丧，忌日之谓也。非不祥也，言夫日至有所忌而不敢尽其私也。’又曰：‘忌日必哀。’某于考妣忌日致齐于内，不通宾客，守先王之礼也，亦情之不容已者也。粤稽诸古，若王修之母社日亡，每岁社日，修感念哀甚，里闾为之罢社。祝钦明以匿亲忌日而贬申州。元亘以忌日辞摄祭而甘坐罚。凡此咸可鉴也。夫既见宾客，必接谈笑，而孝子之心忍乎？不忍乎？《颜氏家训》曰：‘忌日不乐，所以感慕罔极、恻怆无聊，故不接宾客、不理众务。’而艾仲孺侍郎尝闻其祖母于归时，笥中得黥墨衣，娣姒疑而问之，曰：‘父母教以遇家忌日着此服耳。’当时衣冠之家犹知此礼，惜今未之闻也。按，此事亦载王得臣《麈史》述丁晋公言，但云‘某氏女’。晦庵先生大儒也，每于母夫人忌日，着黥黑中衫，门人问其故，先生曰：‘岂不闻君子有终身之丧乎？’先生凡值先世忌日，必早起出主于中堂，行三献礼，阖门蔬食，此士大夫所当法也。故曰：‘君子有终制之丧，忌日是也；斯须之丧，百日是也。’夫天之道，阴阳不同时，则当寒而燠者，逆道也。人之礼，哀乐不同日，则忌日接见宾客谈笑如故者，逆理也。君子爱人以德，君其勿深咎予哉。”客再拜曰：“先生教我矣！”川父名濂，祥符人，正德甲戌进士，官山西佾事。

古之居丧者，大夫则朔望奠。若非大夫，则但行朔奠一次，谓之“殷奠”。今世俗有做七之说，每七修斋设奠，至七七而止，谓之“断七”，议礼之士多非之。按，《北齐书·孙灵晖传》：灵晖为南阳王绰司马，绰诛后，每至七日及百日终，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。是此风北齐时已有之矣。

《视北杂志》云：今人墓地呼为“明堂”，《唐书》诏改为“券台”。

泰伯生于殷高宗武丁十祀四月四日。殷建丑，于夏正为三月四日。此旧谱所载，未知何所据也。

丙辰春，予筑生圻于永安湖万苍山平湖宗人毓春所阡地，乾山巽

向，穴在山半而清泉一泓注于左旁，甚甘冽。予复凿而深之。尝自为寿域铭：“郁郁新阡，右林左泉。幽卿已事，景彼前贤。像图石室，语勒岩烟。庶几他日，全而归焉。”今勒穴旁盘石上。又欲筑万雪山房，种梅绕之。锡山秦小峴方伯尝书额以赠。

丙辰正月，予有事于万苍山，海盐张芑堂明经偕胡懋斋文学同见访，题名石上而去。凡三十三字，八分书。

钱鲁南先生墓在予生圻之东，详《海盐县续图经》，盖商隐先生之祖墓也。陈乾初先生有《题万苍山楼》诗云：“不愿蓬莱居，愿作钱坟守。”今楼名“湖天海月”，商隐虽复姓何，而于钱氏祖墓犹虔修禋祀，助祭田护视惟谨，故乾初诗云尔。

丁巳冬十一月二十，葬石斋兄于西邵湾之汤家碛，丙向，归孺人同穴。又筑沈孺人寿域，皆在兄之西。侄日萱祔葬于兄之穆，或谓宜祔在寿穴之次者，恐非昭穆之序，不敢从也。

《梁书·徐勉传》：“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，朝终夕殡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《礼记·问丧》云：‘三日而后殓者，以俟其生也。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’自顷以来，不遵斯制，送终之礼，殡以期日。润屋豪家，乃或半晷。衣衾棺槨，以速为荣。视亲戚徒御，各念休反；故属纊裁毕，灰钉已具。忘狐鼠之顾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伤情灭理，莫此为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时，志慙心绝。丧事所资，悉关他手。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原。如覩视或爽，存没违溢。使万有其一，怨酷已多。岂若缓其告敛之辰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请自今士庶，悉依古三日大殓，如有不奉，加以绳纠。诏可其奏。”按，修仁此疏，深足挽末世之风。今俗往往拘于阴阳，时日不失之速，则失之缓。读至“期日”、“半晷”之语，能无颡泚？窃谓事有权宜，若炎暑之际，则以终之次日大殓可也。

季父临安公厝于大父玉方公墓之后，四十馀年矣。戊午冬十月卜兆于东邵湾第一山之阳明何处士墓侧而葬焉。季父记性绝人，坦率恬淡，不慕荣利，卒无后。少时读《纲目》一遍，至老能背诵之。予赋诗纪事有曰“百年旧雨人皆尽，一世浮云好是闲”，亦公实录云。

孔平仲毅甫《谈苑》载父死不葬者，云：陈靖为吏部郎，晓三命，自言

当高官长寿。一旦卒，附婢子，语平生最厚薛向。向往见婢子，冠带而出，语言动作真靖也。向问吏部：“平生自知命，何以至此？”答曰：“某甚有官寿，皆如术数，但以不葬父母，皆被克折。”既而泣下。又载沈文通《说故》：三司副使陈泊卒后，婢子附语云：“坐不葬父母，当得为贵官，今为贱鬼，足胫皆生长毛。”

妇女入庙烧香，甚至身杂僧道之中，诵经拜忏，最为无耻。府君《不惑论》中痛切言之，騫尝敬录于影堂之上，子孙所当恪守也。

丧事用乐，乃失之大者。读书守礼之家，胡可亦蹈斯辙。火葬实释氏流毒，不特为人后者所不忍言，即子女下殇亦宜瘞之，盖古人原有殇穴也。下至仆妇厮养，另觅一隙地，专为埋瘞之所。力有不能，便送至漏泽园中，犹愈于焚如之惨也。

疾病延医服药，自是正理。或谓“时无良医守中医”之说，亦不为未见。每见世俗家有病者，辄奔走祈祷，无所不至，此犹愚民之所为。甚有衣冠士族之家，亦复效之，更可笑之甚矣。

凶年杀礼，古人亦有从权者。俗遇父母笃疾，则为子娶妇，谓之“冲喜”。即六礼未具，在所不较，此其中盖有所不得已也。至于其亲既死，先有洞房合卺之事，然后发丧，谓之“荒亲”，亦曰“拖亲”。噫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为民牧者宜加痛惩，庶斯风少熄耳。

杨园先生云：凡庶出之子，即事事可人，必有一二件不佳处。此理殊不可解。昔人云“四十无儿方娶妾”，岂为是乎？

定宇公为人慷慨负气节。尝游吴江，闻邑宰某贪墨不法，率众数之。令不能堪，遂挂冠而去。未几，复为钱塘令。公适至杭被执，诬以他事，害之于狱。时方盛暑，弃尸松木场，信宿，颜色如生。公无子，其遗孀竟不知所在。

前辈写字遇家讳多阙笔。抱经学士为先处士作墓碣，不着表德，以上一字其家讳，非脱也。

仲兄石斋先生为钱塘诸生，有名于时，操行尤端谨，常以远大自期。读书西湖，晓夜刻苦，遂婴咯血疾，竟至不起。歿后，有友人秋试寓居吴山萧寺，一夕梦中恍若有人呼其字，视之，则石斋也。风貌如平时，手携

一册，友人惊曰：“闻君已归道山，乃犹无恙耶？”答曰：“良然，天帝悯某生平力学，未得一第而歿，录予在文昌左右。今届秋试之期，故来襄事耳。”友人曰：“君手中册可得一观乎？”石斋不可，友人意此必有关于闾中事者，径前捉之，忽惊而觉，汗浹于背。

人于安乐时当思患难，富贵时当思贫贱，平居非遇祭祀及尊客，不可轻事宰割，此亦体天地好生之理，非若二氏欲借此以徼福也。东坡尝谓“世无不杀之鸡”，斯言似过。他日于狱中寄子由诗云“魂飞汤火命如鸡”，何其前后之异趋也，使鸡而有知，得无还相笑乎？

凡棺椁髹漆竟，即用朱漆题死者姓氏于前和，使久可识别，庶无讹误。权厝不葬，浙人最多此弊。丙申夏四月大雨水发，绍兴诸处田庐尽遭漂没，迨水退后，浮厝之柩百十为群，无从识别，至启棺视之，有因二棺而发至二十七棺者。

杨园先生《愿学记》云：“子弟之贤不肖，只以二端察之：若昆虫草木，无故而好为戕杀，他日必是贼仁之人；衣服饮食、书籍楮墨之类，一概苟且，不分别爱惜，他日必是贼义之人。”予每以先生言验之，颇多不爽，始知孟子言性善、荀子言性恶，二子盖各有所见也。

处世之道，不外乎亲族友朋有无相通、吉凶相，此常理也。今有人但知财货而不知有亲族友朋，以致乖离怨讟，甚者或成仇隙，而为若人者卒不之悟，可谓昧之甚矣。予尝喻亲族友朋，犹身之五脏六腑，而财货则珍羞也。脏腑既坏，而能恃珍羞以度朝夕，吾未见其能久存也。

桐阴日省编下

外大父候选州司马程公绍夔讳韶先，本新安人，祖某始迁海盐澈浦城南碧里山下，土名周家舍。考讳某公，为人慷慨笃诚，喜交游，座上之客常满。有方某者家贫，每赙给之，随手辄尽。公晚岁亦坐此致困，而方犹未饜所欲，尝谓公曰：“君居室颇宏厂，盍假我质百金以牟什一之利？”公未之许，而方辄假公名鬻于海宁某氏，怀其金以遁。时某势方炽，豪童悍仆日至门谄聒，公以一弱书生与之相抗者数年。某卒无如何，复以他事罗织下公于盐运使狱，久之得白，而公已惫矣。无何病卒，

宅竟属于某。先孺人每为不孝等述此事，未尝不泣下沾襟也。

绍夔公晚得疾，思为先孺人相攸，而颇艰其选。或以府君告，公特买舟访之。暮抵小桐溪，漏下已三十刻，问登岸步月，闻有读书声彻户外，倾听良久，窃异之。询于邻，知为府君也。大喜，即解维而归，谓家人曰：“顷得一快婿，吾闻其声如见其人矣。”遂以孺人许焉。

《孔丛子》云：季节见于子顺，子顺赐之酒，辞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今日家之忌日也，故不敢饮。”子顺曰：“饮也，原注：忌日不乐而已，未有无饮者。礼。虽服衰麻见于君及先生，与之浆肉无辞，所以敬尊长而不敢遂其私也。”忌日方于有服，则为轻矣。夫忌日为人子终身之忧，而以为可饮酒食肉，未之前闻，此恐非子顺之言也，吾曹宁师季节。

谢叠山先生解《棠棣》“兄弟既具，和乐且孺”云：“凡人欢燕待亲戚朋友，礼当盛；待兄弟之礼，当简。爰有馀者，敬或不足，恩情稔熟者，礼文有时而脱略也。笾豆毕陈，饮酒而至饜飫，亦可乐矣，何如兄弟无故饮酒于家庭之间，不惟和乐，其情义亲厚，无异于孺子相慕。孺子之无不爱其亲者，无不敬其兄者。人欲未萌，天理昭著也。”又“妻子好合”至“和乐且枕”云：“兄弟不和，则家庭之间无非乖气，虽有妻子之乐，亦不安其乐矣。惟兄弟和乐，则一家之情无不相宜，妻子之乐亦可长久。盖天合者微有乖睽，人合者亦不得康宁也。”

整肃闺门，昔人有三姑六婆之说，大抵尼姑尤堪痛恨。彼入人家，无非诱人诵经忏佛，落其彀中，其害不可胜言。某地尝有恶少，貌颇俊妙，假为比丘，往来诸搢绅家，妇女多被其污。后事败羞忿，自尽者十数人。并有子已贵，俨然称太夫人者，亦预其中。此皆平日处家罔知防微杜渐之故耳。

予家祖墓自七世祖天宜公以下至奉侨公，三世俱葬钟秀门外茅司徒岭，地颇爽垲。穴后古樟树一，合数人抱，犹前明所植，盖二百馀年物矣。枝叶历数岁一荣枯，若交让然。茅司徒，江南土俗神名。苏州光福有司徒庙，庭中四树最苍老，号清奇古怪。俗以司徒为后汉冯异，未见于前志。且异未尝官司徒，殆亦茅司徒之类欤？或云司徒庙乃高密侯邓禹祠也。

茅司徒岭下有漏泽园，地极宽广。园南一石碑高寻丈，刻“义冢”二字，后署“万历某年，知休宁县事某为义民吴元琇题”。按，元琇为予家下门族曾祖行，盖当时为邑中富而好义者也。

左台公旧祠在休宁城外老柏墩，今城中南街复创新祠。又建安卿公祠，与左台祠相对。公讳晋，左台九世孙，支庶尤蕃，故复建此。每岁春秋祭以左台公祠之次日。左台祠藏瓷权一，青花六出，形类秦权，相传左台夫人遗物。予尝见之，雅饶古泽。

吾母于享祀最敬，祭器必躬亲整盥，先期齐肃，质明行事，终其身如一日也。予髫龄尝随母访项氏祖姑于武林寓菜园累月。一日晨起，悄然不乐，祖姑怪而问之，曰：“新妇久客于外，今日舅忌辰，夜梦见之，得无家人有失事乎？”语竟潜焉出涕，祖姑亦未之信。及归询之，果不及期将事云。

金牛山南有吴山岭，岭傍有小山，从孙英进造一室于山上，令人居之以守望祖塋。室前孔道，西南自谈仙岭，东北至海盐之要路。其地极幽胜，予为题曰“吴山小筑”。曳杖入山时，往往留连不忍去。尝有《春日过吴山小筑》诗云：“芄芑荠麦绿初齐，小筑吴山更向西。何物最能砭俗耳，似曾相识有黄鹂。”“一水斜通杜曲冈，几家春酒醉年芳。豚蹄不到皋苏庙，题字空怀老奉常。”

金牛山上有皋、苏二将军庙，其来尚矣。乾隆中庙圯，土人撤而改建金牛山下，并合皋、苏二神像为一，改塑关帝冕服，且名之曰“金牛庵”。予恐皋、苏之名日久竟致湮晦，特为之记，复请秦廉使小岷先生瀛书“皋苏将军庙”额悬于庙门。未几，为土俗无知者撤去，故予前诗云然。时先生入官太常卿也。

诚庵公少即从理学诸儒游，浸淫于正心诚意之学。秦溪何商隐先生引为入室弟子，律身最谨。尝作榎楚，出入以自随，小有过差，辄用自警，盖数十年如一日也。尝馆于梁墩潘氏，独宿小楼。楼中常有怪异，公不以介意。一夕读书至夜半，忽闻有声如潮鸣。时月方午，起视，见一巨蟒长丈馀，狰狞作人立状，公即以榎楚驱之，蛇瑟缩遁，直驱之下楼。自是，潘氏怪遂绝。公歿后，家人谨藏之。乾隆戊申夏，学山堂灾，